

※研究動態※

子弟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黃仕忠、李 芳*

前 言

啟功先生嘗言，唐詩、宋詞、元曲、明傳奇，在韻文方面，久已具有公認的評價，成為它們各自時代的一「絕」。但要說清代有哪一種作品可以和以上四種傑出的文藝相媲美，他的回答是「子弟書」¹。

啟功先生此言，表明了他心目中，子弟書在中國文學史中應有的地位和應受的關注。然而，自清乾隆年間興起的說唱曲藝子弟書，經過百餘年的繁榮之後，至啟功先生幼時（1911年前後），演唱已趨式微，作者星散。現今所見的最早子弟書傳本，為傅惜華先生舊藏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刊《莊氏降香段兒》；晚期的作品，時間可考者為吳曉鈴先生之祖父吳玉崑先生在光緒三十二年（1907）所撰之《代數歎》²和民國初年雲深處主人之《庸醫歎》³。子弟書衰落後，其文詞被樂亭大鼓、京韻大鼓等曲藝吸收、傳唱，並作為一般讀物石印、排印出版，繼續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本文屬大陸藝術科學「十五」規劃2005年度課題「子弟書研究」(05BB022)之成果，初稿曾於2006年4月在北京大學承辦之中國俗文學學會第五次代表大會暨「俗文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學術討論會上宣讀，今已作較大修改。本文並蒙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華瑋研究員、臺灣政治大學陳錦釗教授、傅斯年圖書館湯蔓媛編審惠賜意見；所引用的版本資料，得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吳秀慧女士、天津圖書館李國慶先生的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 黃仕忠，廣州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研究員。李 芳，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¹ 啟功：〈創造性的新詩子弟書〉，《文史》第23輯（1984年11月），頁239。

² 〔清〕吳玉崑：《代數歎》（稿本，首都圖書館藏）。

³ 雲深處主人：《庸醫歎》，見氏編著：《晴雪梅花錄》（稿本，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藏）。按：此書原未注明為子弟書。

子弟書的相關研究，以嘉慶年間顧琳所撰《書詞緒論》⁴為發端，大致可以分成四個階段：（一）清朝晚期至民國初年，清人筆記中不乏對子弟書的記載，文字簡略，大抵為聆聽過子弟書演唱的文人對此種藝術的直接感觸；（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後，隨著民俗學研究的蓬勃開展，作為民間曲藝的子弟書，得到了學者的極大關注；（三）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間，子弟書研究在日本、大陸和臺灣地區，都有長足的進展；（四）二十世紀末以來，由於子弟書文本資料的不斷刊布和新研究資料的發現，愈來愈多的學者關注子弟書、研究子弟書，研究範圍從文學藝術拓展到民俗學、民族學等多個領域。

本文擬以時間為脈絡，梳理自清以來子弟書的相關研究成果，介紹筆者近來正著手進行的子弟書整理與研究工作，並對今後子弟書研究的展開提出一些設想。

一

子弟書自清乾隆年間興起，清中晚期盛行於北京、瀋陽和天津等地一百餘年，民國初年方告衰歇。在其達到極盛的嘉、道年間，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商販走卒，無不為之沉迷。早在嘉慶二年(1797)，北京金臺人氏顧琳即撰成《書詞緒論》，是現今所知成書最早的子弟書研究論著。該書分為〈辨古〉、〈立品〉、〈脫俗〉、〈傳神〉、〈詳義〉、〈還音〉、〈調絲〉、〈立社〉八章，內容涉及子弟書的源流、作者、技法、音樂、結社諸方面。作者顧琳與評點者李鏞俱為子弟書愛好者，皆能演唱此種曲藝。因此，他們的論述多為對子弟書的直接認識與體會，為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⁵。

清末至民國間的文人筆記中，對子弟書的論述雖多為隻言片語，但往往言簡意賅地描述了子弟書的形成淵源和藝術特色，顯示出當時子弟書的興盛程度和受喜愛程度，及文人對子弟書藝術價值的肯定。

如光緒四年(1878)瀋陽繆東霖(1851-1939)所作《陪都雜述》「雜藝」類：

說書人有四等，最上者為子弟書，次平詞，次漫西城調，又其次為大鼓梅花

⁴ [清]顧琳著，李鏞評：《書詞緒論》（稿本，關德棟先生藏），收入關德棟、周中明編：《子弟書叢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817-832。

⁵ 同前註。

調，既荒唐，詞句又多。⁶

光緒二十六年(1900)富察敦崇(1855-1921?)所作《燕京歲時記》「封臺」條：

子弟書音調沉穆，詞亦高雅。⁷

光緒二十九年(1903)曼殊震鈞(1857-1920)所作《天咫偶聞》：

舊日鼓詞，有所謂子弟書者。始初於八旗子弟，其詞雅馴，其聲和緩，有東城調、西城調之分。西調尤緩而低，一韻縈紆良久。此等藝內城士夫多擅場，而瞽人其次也。然瞽人擅此者，如王心遠、趙德壁之屬，聲價極昂，今已頓絕。⁸

宣統三年(1911)蔡繩格(1856-1933)所作《金臺雜俎》：

〔子弟書〕分東西城兩派，詞婉韻雅，如樂中琴瑟，必神閒氣定，始可聆此。⁹

民國五年(1916)徐珂(1869-1928)編撰之《清稗類鈔》「音樂」類：

京師有子弟書，為八旗子弟所創。詞雅聲和，且有東城調、西城調之別。西調尤緩而低，一韻縈紆良久。瞽人輒以此為業，如王心遠、趙德壁〔壁〕輩，聲價至高，可與內城士夫之擅場者比肩而並矣。¹⁰

清代竹枝詞中，亦有「西韻悲秋書可聽」之言。雖然子弟書因其清新優雅的唱詞、沉鬱迂緩的風格，一度備受推崇，但終不敵單弦、大鼓等後起曲藝的興起盛行，於清末民初逐漸消亡，乃至成為絕響。在一種藝術形式走向沒落之時，總會出現有心人為之整理結集，以期使之傳於後世。民國初年，在子弟書曾廣為流行的京、津、瀋地區，即出現了多位子弟書的整理者。他們或編輯整理子弟書的文本，或擇選刊布，或為其編撰目錄。

民國十一年(1922)，北京金臺人署「金臺三畏氏」者，仿臧晉叔《元曲選》之例，選子弟書一百種編成《綠棠吟館子弟書選》二十卷。其序言言及編選因由，

⁶ 〔清〕繆東霖：《陪都雜述》（清光緒刊本），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35輯（第349-350冊），頁640。

⁷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94。

⁸ 〔清〕曼殊震鈞：《天咫偶聞》（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75。

⁹ 轉引自傅惜華：《子弟書考》，《曲藝叢談》（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3年），頁95。

¹⁰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0冊，頁4954。按：徐氏此書乃擇摘前人之文所成，「子弟書」一條，源自上引《天咫偶聞》。

曰：

從前余家所藏此項子弟書不下百餘種，因庚子變亂，盡行遺失。迨和局定後，而京師出售此項曲本之家大都歇業。暇時偶一思及，頗難物色，殊可惜也。比年以來，又復隨時搜羅，僅得六十餘種。然瑕瑜互見，非盡無上妙品。蓋作者既非出自一人之手筆，則文字之工拙自然不能一致。惟區區此數，亦如麟角鳳毛而求之不易得者也。近蒙老友蔡石隱先生介紹，謂其友小蓮池居士家藏此項曲本甚多。余即往訪求之，而居士慨然允許鈔錄。於是又得四十餘種，如獲奇珍。爰仿元人百種曲體裁選成百種，以存古人高山流水之遺韻焉。余因恐此項曲本失傳，有如廣陵之散，特為付梓，以供於世。¹¹

然三畏氏之《子弟書選》，因民國年間北方戰事頻仍，尚未及付梓，原稿即已散佚。今僅存第一卷，為吳曉鈴先生舊藏，今歸首都圖書館。此卷含小蓮池居士序、金臺三畏氏自序、綠棠吟館子弟書百種總目、凡例；正文部分僅《八仙慶壽》、《蝴蝶夢》、《天臺奇遇》、《俞伯牙摔琴》、《孟姜女哭城》及《漁樵問答》等六種子弟書尚存。

民國初年，又有子弟書愛好者匯集收藏子弟書達三百二十八種，其中多有百本張、樂善堂、別楚堂等書坊目錄未載之目。其編撰之《子弟書目錄》¹²，將著錄的子弟書分為六十八類。其分類之法，或據子弟書的故事題材來源，如「琵琶記子弟書目錄」下，即有《吃糠》、《盤夫》、《描容》、《行路》及《廊會》等五篇改編自《琵琶記》故事的子弟書；或據故事發生的年代，如「晉書子弟書目錄」下，即錄有《天臺緣》和《桃洞仙緣》兩篇晉朝故事子弟書；或根據故事表現的內容，如「喜慶子弟書目錄」下，即有《喜起舞》、《天官賜福》、《八仙慶壽》、《滿床笏》和《慶壽詞（即群仙慶壽）》五篇子弟書。這批子弟書後來散出，其目今藏於天津圖書館。據筆者考察，其所錄鈔本之主體部分歸馬彥祥，因其中多種篇目今未見別種傳本，實係孤本，十分珍貴。然馬氏所藏子弟書今下落不明，令人不禁扼腕長歎。

天津圖書館又藏有鈔本《子弟書約選日記》¹³一冊，編選者署「蕭文澄」。此

¹¹ 金臺三畏氏：〈自序〉，見氏編著：《綠棠吟館子弟書選》（稿本，首都圖書館藏）。

¹² 佚名編：《子弟書目錄》（稿本，天津圖書館藏）。

¹³ 蕭文澄：《子弟書約選日記》（稿本，天津圖書館藏）。

書以日記體形式，記自六月二十八日起，至十月二十日止，共評選子弟書一百二十八種。日記以「社會教育」為目的，對子弟書各篇作出評價，並選其「詞句古雅可愛」、「文意既清高，而襯帶亦無俗氣」、「意思頗好」者，在《社會教育星期報》上刊載¹⁴。

又據筆者尋訪所得，瀋陽有署「雲深處主人」者，將子弟書看作教育民眾的「醒世小說」，不僅創作子弟書作品，更在民國十年（1921）編錄了《晴雪梅花錄》一書，共上、中、下三卷。茲錄卷首董玉璿所撰序文於後：

雲深處主人，余之同志友也。諸經百子，務求悉閱。嵩擅醫術，尤重道德。致意於天理之中，超心於名利之外。婆心濟世，覺彼愚蒙。每思救不古之人心，時欲挽炎涼之世態。憤發激昂，情難自止。遂於公暇之際，靜坐默思，著一醒世小說，名曰《醫病含冤》，自謙之曰《庸醫歎》。說名雖小，意關甚大。並將古今小說，有關世道人心者，悉搜盡採，共成一冊，總名曰《晴雪梅花錄》。囑余檢閱擴充。余不文學，識又簡陋，安敢妄為臆斷哉！惟以志同道合，遑論趨向之異路。故敢悉心詳閱，致意於用意之中。為之略書數語，以表結心之愚忱耳。夫醫者，法天地好生之心，以拯黎庶之患。術宗陰陽，循環互為變化。五行生剋，相輔相攻。集百草之精，五金之性，驅邪扶正，瀉有餘而補不足。種種微奧，究難悉數。故其為術也，至繁至大，非致全力，不足以窺其妙。而世人不察，以為此業可習，謀利甚易。遂置天理於不顧，陰鷲何存。馳意妄為，致世之愚蒙，含冤於地下者，尚不知凡幾。嗚呼，可勝慨哉！先生有見及此，力雖不足，而救俗之心，有不容已者。故其書中之旨，多準古法，緣道德於冥冥之中，寓以矯正人心之本意，體造物之情。抑彼狡猾者，使不得再呈絕技。叫醒世人之愚夢，庶不致再歷沉冤。婆心苦口，煞費神思。由其素所蓄積者，有以致之然也。想此書一出，雖不及鄙忌之諷，亦可為覺世之一助耳。至文字之工不工，則非先生之本意，余亦未敢多贅耳。是為序。

中華民國十年端午節前三日敬撰於遼陽警察事務所 璞珩董玉璿¹⁵

¹⁴ 天津圖書館藏目錄情況，詳可參見崔蘊華：《書齋與書坊之間——清代子弟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17-134、140-147。

¹⁵ 雲深處主人編撰：《晴雪梅花錄》，頁1。

惜此集第二卷大部分佚失。但現存篇章，可補輯十餘種子弟書新目，內含韓小窗等多人未知名之作，及一批以三國故事為題材的作品。上卷所錄，題下多署作者名號，對於考索子弟書作者，甚具價值。

由上述情況可知，在民國十年前後，子弟書演出剛剛「人間無聞」（《綠棠吟館子弟書選》小蓮池居士序語），便已有北京、天津和瀋陽地區的學人與愛好者對這種曲藝藝術進行匯集總結。惜因戰亂頻仍，其著述匯編大半散佚，但從中不難看到他們仿效元代鍾嗣成編輯《錄鬼簿》與明代臧晉叔整理《元曲選》的苦心，令人肅然起敬。又由天津《社會教育星期報》選刊子弟書文本及《晴雪梅花錄》之序文可知，原為娛樂表演性質的子弟書，演唱日見沒落，卻由於不乏尚有可取之處的文詞，而被用作教育民眾的讀本。

二

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學創立歌謠徵集處，劉復先生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北京大學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全面向全國徵集歌謠。一九二二年，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宣告成立，後又創辦《歌謠》週刊。北大此舉，為我國學界關注民間文藝之始，亦開啟了現代民俗學之研究。隨後，一九二五年，馬廉先生發現車王府舊藏曲本，無疑成為中國俗曲研究史上的一次標誌性事件。劉復先生回憶這段歷史時說：

俗曲的搜集，雖然是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開的端，而孔德學校購入大批車王府曲本，卻是一件值得記載的事。那是民國十四年秋季，我初回北平，借住該校。一天，我到馬隅卿先生的辦公室裏，看見地上堆著一大堆的舊抄本，我說：「那是甚麼東西？」隅卿說：「你看看，有用沒有？」我隨便檢幾本一看，就說：「好東西！學校不買我買。」「既然是好東西，那就只能讓學校買，不能給你買。」「那亦好，只要不放手就是。」後來該校居然以五十元買成，整整裝滿了兩大書架，而車王府曲本的聲名，竟喧傳全國了。¹⁶ 這批書籍為孔德學校購入的第一批車王府舊藏曲本，後歸北京大學圖書館。此後，

¹⁶ 劉復：〈序〉，見劉復、李家瑞編：《中國俗曲總目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上冊，頁1。

孔德學校又續得一批車王府舊藏曲本，後歸首都圖書館¹⁷。一九二六年，顧頡剛先生任教中山大學，促成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過錄了一份孔德學校藏車王府曲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首都圖書館也過錄了一份北大藏車王府曲本，成為收藏車王府舊藏曲本最完整、最豐富的藏館¹⁸。這批俗曲資料的價值，王季思先生曾比作繼安陽甲骨、敦煌文獻之後的又一大發現¹⁹，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據統計，車王府舊藏曲本中，共有戲曲九九三種、曲藝一〇一七種，共二〇一〇種。其中子弟書二九一種²⁰。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傅斯年先生主持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其擬訂的籌備辦法中，即有「民俗材料的徵集」一項，「此類材料，隨徵集，隨整理，擇要刊布」²¹。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史語所民間文藝組成立。該組「設於北平，由研究員劉復為組主任。研究範圍包括歌謠、傳說、故事、俗曲、俗樂、諺語、謎語、歇後語、切口語、叫賣聲等，凡一般民眾以語言、文字、音樂等表示其思想、情緒之作品一律加以蒐集研究」²²。劉復先生草擬的工作計畫書中，俗曲的

¹⁷ 此為首都圖書館影印《清車王府藏曲本》等書籍所載目前盛行之說法。實際上，孔德學校原藏曲本轉歸北京大學之時，有部分函冊遺留於架端，後轉輾歸於首都圖書館。據黃仕忠對北大藏車王府舊藏子弟書所作考察，其各函尚存初次整理之舊，約依回次之多寡，從一回到數十回分函排列，其末數函，原函今存首都圖書館，函封及函內目次筆跡均與北大藏本相同，可以為證。故田仲一成先生曾撰文比較已刊布之車王府曲本各目，發現將顧頡剛先生為孔德學校所編目錄與北大、首圖今存之目累加時，數目不相符合，今可知實因重複計算之故。孔德學校之藏書係 1952 年該校解散之時歸首都圖書館。

¹⁸ 有關車王府舊藏鈔本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和中山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具體情況，詳可參見仇江、張小瑩：〈車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車王府曲本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35-234。

¹⁹ 王季思：〈車王府曲本提要小序〉，《車王府曲本提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

²⁰ 仇江、張小瑩〈車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一文中統計為 300 種，其中《陰告》一種為重收，即為《陽告》；陳錦釗先生將其中誤收之《打登州》、《草船借箭》、《削道冠兒》、《碰碑》、《赤壁鏖兵》、《舌戰群儒》、《血帶詔》和《淤泥河》等八篇快書拈出，詳可參見陳錦釗：〈論《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陸出版有關子弟書的資料〉，《曲藝講壇》，1998 年第 4 期，頁 39-44。

²¹ 可參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史語所檔案。轉引自王汎森：〈劉半農與史語所的「民間文藝組」〉，見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年），頁 124。

²² 同前註。

收集和整理包括以下幾項內容：

擬於一、二年內，以蒐集資料，並整理已得材料為主要工作。俟材料稍豐，再作比較及綜合研究。

北平孔德學校所藏蒙古車王府曲本，現已商得該校同意，著手借鈔。

右項曲本均隨鈔隨校；並每校一種，隨手作一提要，由劉復、李家瑞二人任其事，將來擬仿清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之例，匯為《車王府俗曲提要》一書。

常惠十年來所蒐集之現行俗曲七百餘種，現已商請讓歸本組，由李薦儂擔任分類及編目，並仍由常惠擔任繼續蒐集。其屬於北京者，常惠擬另行提出，作系統的研究。

右項曲本亦由劉復、李家瑞二人擔任作提要，將來擬匯為《現行俗曲提要》一書；其音樂上的研究，仍由鄭祖蔭、劉天華任之。²³

此後，劉復帶領李薦儂、劉澄清、李家瑞與常惠諸位，歷時三年有餘，「一邊編目，一邊採訪蒐集」，編成《中國俗曲總目稿》，收錄十一省俗曲六千多種，其中子弟書三百七十餘種。在此過程中，史語所購得不少俗曲曲本，包括大量的子弟書；又過錄了一部分車王府舊藏孤本子弟書。一九三三年，李家瑞《北平俗曲略》一書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分為說書、戲劇、雜曲、雜耍和徒歌五屬，對流行於北京地區的俗曲做了初步的研究。他將子弟書命之為「弦子書」，收錄於「說書之屬」，對其特點、版本、作者、體裁和演出狀況加以介紹，後附百本張鈔本《趕靴》全文及「雙韻子弟書工尺譜」。

一九三五年，鄭振鐸先生編纂《世界文庫》²⁴，其編例謂：「世界的文學名著，從埃及、希伯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到現代的歐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將被包羅在內。」²⁵他在第四冊與第五冊分別選入《東調選》和《西調選》；將子弟書作家韓小窗和羅松窗二人與中國名家王維、李賀及世界文豪賽凡提斯、果戈理等相提並論，將子弟書的藝術價值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其中《東調

²³ 同前註，頁 131-133。

²⁴ 鄭振鐸主編：《世界文庫》（上海：生活書店，1935-1936 年；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影印再版）。

²⁵ 同前註，第 1 冊，頁 4。

選》收錄《白帝城托孤》、《千鐘祿》、《寧武關》、《周西坡》和《數羅漢》；《西調選》收錄《大瘦腰肢》、《鵲橋》、《昭君出塞》、《上任》、《藏舟》和《百花亭》²⁶。一九三八年，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俗文學史》，在〈大鼓書與子弟書〉一章中，分別摘引了《出塞》和《寧武關》文詞各一段，並稱「不是大手筆是寫不出這樣流麗婉曲的唱文來的」；「風骨嶙嶙，讀之如啖哀家梨，爽快之至」²⁷！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傅惜華先生據孔德學校收藏之車王府舊藏鈔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本、故宮博物院藏本、北平圖書館藏本及碧蕖館自藏本，編成《子弟書總目》，一九四六年發表於《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第二號。其後，又加入杜穎陶、梅蘭芳、程硯秋、阿英、馬彥祥等人之收藏，增訂修補之後，一九五四年於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八年上海古典文藝出版社再版。《總目》共收錄子弟書四百四十餘種，收錄版本一千餘部，是迄今為止收錄最豐富、記載最翔實的子弟書目錄。

自北大公開徵集歌謠及車王府舊藏曲本發現之後，流行於民間的俗曲藝術得到了學者專家們的普遍重視。就子弟書而言，傅惜華、吳曉鈴、馬彥祥、程硯秋、梅蘭芳、杜穎陶、關德棟、阿英等均重視此項曲本的蒐求收藏，其私藏子弟書皆非鮮數，且多有孤本、善本。在收藏子弟書曲本同時，他們還紛紛撰文加以介紹、研究。僅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北京出版的《華北日報》之《俗文學》周刊中，自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間，即有傅惜華、鄭振鐸、賈天慈、趙景深、阿英、杜穎陶、關德棟等人發表的有關子弟書研究論文十數篇²⁸。

這一時期的子弟書研究論文，主要討論了以下幾個方面內容：

²⁶ 其中《西調選》所收之《大瘦腰肢》是否子弟書，收錄之六種作品是否羅氏所作，均存在疑問。詳可參見關德棟：〈現存羅松窗、韓小窗子弟書目〉，《曲藝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頁127-139；陳錦釗：〈六十年來子弟書的整理與研究〉，收入林徐典編：《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312-320；黃仕忠：〈車王府鈔藏子弟書作者考〉，《車王府曲本研究》，頁413-457。

²⁷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年），頁404。

²⁸ 詳可參見關家錚：〈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北平《華北日報》的《俗文學》周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2卷第2期（2002年6月）。

第一：對子弟書藝術形式的總體介紹。如傅惜華〈子弟書考〉(1939)。

第二：對子弟書某一具體篇目的介紹研究。如李家瑞〈子弟書《鴛鴦扣》唱本〉(1936)、阿英〈《刺虎》子弟書兩種〉(1944)等。又如「滿漢兼」的子弟書，由於其形式特殊，文化內蘊豐富，引起了諸多關注，如關德棟有〈記滿漢語混合的子弟書《螃蟹段兒》〉(1947)、〈「滿漢兼」的子弟書〉(1947)，鄭振鐸有〈「螃蟹段」滿漢兼子弟書跋〉(1947)等。

第三：子弟書作者的考證。如賈天慈的〈子弟書作者鶴侶氏姓氏考〉(1947)、休休的〈子弟書作家鶴侶〉(1948)等。

第四：子弟書故事來源的考察。如傅惜華的系列文章：〈明代小說與子弟書〉(1944)、〈明代戲曲與子弟書〉(1947)、〈清代傳奇與子弟書〉(1948)及〈《聊齋志異》與子弟書〉(1948)等。

三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為子弟書研究的第三階段。此階段的特色是，大陸之外，日本、臺灣也有一些學者進入這一研究領域，並且成就斐然。

抗日戰爭爆發後，史語所的六大箱俗曲資料跟隨中央研究院由北平遷往南京，由南京轉輾移至雲南、四川，又由四川遷回南京，一直未曾開箱，直到最後抵達臺灣。由於兩岸隔絕，曾有傳言說這批資料在遷往雲南的過程中，被日軍飛機炸沉於江中，故傅惜華《子弟書總目》於每種曲本下著錄中央研究院藏本時，均作「前中央研究院藏，已毀」，語含沉痛。事實上，這批俗曲資料完好無損地封存於傅斯年圖書館，只是學界難以得見。一九六五年，哈佛大學東亞學系教授趙如蘭女士訪臺，請求查閱這批曲本，藉此機緣，這批俗曲才得以重見天日。趙女士為哈佛大學拍攝全份微縮膠卷，共二三二卷，其後劍橋大學亦複製一份。楊時逢先生並耗時一年，為這批資料編撰了簡目。其後，史語所研究員俞大綱先生撰文提議整理、研究此批資料。一九七三年，曾永義先生應時任史語所所長的屈萬里先生之托，成立「分類編目中研院史語所所藏俗文學資料工作小組」，主持整理編目工作。工作小組以李家瑞《北平俗曲略》之分類為基礎，另增加「雜著」一種，將五屬之外的民間俗文歸併於此；所得總計六屬，一三七類，一〇八〇一種，一四八六〇目。此次目錄編入資料較《俗曲總目稿》為多，因為包括了抗戰前後尋訪到的資料和曾先生

蒐集的臺灣歌謠三九四種²⁹。

陳錦釗先生時為臺灣政治大學博士班研究生，作為成員之一參與編目工作。也因此種機緣，後以其中的子弟書為研究主題，寫成博士論文《子弟書之題材來源及綜合研究》³⁰。該論文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六章為子弟書題材來源之研究，將子弟書的題材來源，分為取材於通俗小說、戲曲、當時生活及風土人情、吉慶及通俗故事及其他故事四類；下編七章為綜合研究，內容涉及子弟書的名稱來源、淵源、作者作品、演變影響和「滿漢兼」、「集錦」兩類特殊形式的子弟書，以及近人所撰之子弟書目錄。此文限於當時條件，大陸所藏資料未能寓目，所論僅限於傳圖所藏。其中部分章節經過補充修訂後發表，計有〈子弟書之作家及其作品〉³¹、〈子弟書名家韓小窗其人及其作品之研究〉³²、〈子弟書名家鶴侶氏其人及其作品之研究〉³³等。

八十年代之後，傅斯年圖書館又對所藏俗曲資料進行了數次檢視整理和編目，並陸續掃描製成光碟，納入該館珍藏網路目錄檢索和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以便讀者查閱，但影像資料庫尚未對外公開。二〇〇四年，史語所與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俗文學叢刊》共四輯四百冊，傳圖所藏戲曲和俗曲曲本首次影印出版，公諸於世。其中三八四冊至四〇〇冊，共十七冊內容為子弟書。《俗文學叢刊》所收錄者，是從所藏九〇三部子弟書中選出，刪汰重複，精選版本，每一篇章收錄一部，共計三二七種³⁴。此集的出版，於研究者大有裨益。但也略存遺憾，因

²⁹ 關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蒐集的俗曲資料的情況，詳可參見俞大綱：〈發掘中央研究院所保存的戲劇寶藏〉，《戲劇縱橫談》（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69-76；曾永義：〈中央研究院所藏俗文學資料的分類整理和編目〉，《說俗文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頁1-10；曾永義：〈俞大綱先生與史語所俗文學資料〉，《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頁119-133。

³⁰ 國立政治大學1977年博士論文。

³¹ 見《書目季刊》第12卷第1、2期（1978年9月）。

³² 見《國立臺北商專學報》第19期（1982年12月）。

³³ 見《國立臺北商專學報》第25期（1986年12月）。

³⁴ 《俗文學叢刊》三八四冊子弟書部分目錄共著錄三〇九條。「三國子弟書詞八種」條，含《關公盤道》、《古城相會》、《孔明借箭》、《借東風》、《火燒戰船》、《華容道》、《甘露寺》和《子龍趕船》等子弟書詞八種；「全西廂」條，即「西廂記子弟書詞六種」，實含《紅娘寄柬》、《鶯鶯降香》、《鶯鶯聽琴》、《紅娘下書》、《花諫會》、《雙美奇緣》和《折西廂》等子弟書詞七種；「珍珠衫·煙花樓·玉天仙癡夢」條實含子弟書詞三種；「瀋陽景

限於叢書篇幅，珍藏之本未能盡數收錄，故此輯尚非傅斯年圖書館藏子弟書之全貌。此外，傅斯年圖書館藏架歸類時，子弟書中亦偶爾混有其他曲類；歷經多次整理之後，書頁間或有錯簡的情況。凡此種種，使得傅圖所藏，仍有詳加考訂之必要³⁵。

在日本，長澤規矩也、倉石武四郎、長田夏樹、濱一衛、澤田瑞穗、波多野太郎等學者均十分注目中國俗文學的研究，積極收集中國戲曲、曲藝唱本，故雙紅堂文庫、風陵文庫、倉石文庫、濱文庫藏有為數不少的子弟書珍本。其中又以波多野太郎先生在研究與整理方面的成績為多。一九七六年，他據雙紅堂文庫（長澤規矩也所藏）、日中學院（倉石武四郎所藏）、長田夏樹等所藏及自藏，匯集鈔本、刻本、石印本、排印本子弟書共五十三種，影印出版《子弟書集》³⁶，這是第一部影印出版的子弟書文本集。此外，波多野氏還撰有〈子弟書研究——景印子弟書滿漢兼螃蟹段兒附解題識語校釋〉³⁷、〈滿漢合璧尋夫曲考證〉³⁸等論著，對「滿漢兼」形式的子弟書鑽研尤精。

大陸地區對子弟書文本的蒐集整理工作著手甚早。一九五七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從流傳在東北地區的「東北子弟書」中選取了《憶真妃》、《黛玉悲秋》、《露淚緣》、《青樓遺恨》和《望兒樓》六篇，編成《東北子弟書選》出版。一九五八年，路工編集的《孟姜女萬里尋夫集》³⁹中，也收錄了子弟書《哭城》一種。七十年代之後，子弟書文本的整理出版工作在各地持續開展。一九七九年，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遼寧分會以傅惜華舊藏本為底本，選錄作者可考者，加以標點整理，刊印

致」條實含《瀋陽景致》、《何氏賣身》、《怕老婆滾燈》、《王天寶討飯》、《吃洋煙歎十聲》、《打秋千》和《富公子拜年》等子弟書詞八種。又，其目將《投店》、《投店三不從》分兩條著錄，此二種為《投店三不從》之前七回與後六回，故實為一種。又，其三九九冊收錄之《八仙慶壽》與《群仙慶壽》實為同一種，文詞略有差異。綜上，《俗文學叢刊》共收錄子弟書三二七種。又，雖《中國俗曲總目稿》將標有「子弟書詞」者悉數著錄為子弟書，但是否確為子弟書，俟考。

³⁵ 李芳與傅斯年圖書館合作，編有《傅斯年圖書館藏子弟書目錄》（未刊稿）。

³⁶ 波多野太郎編：《子弟書集》（橫濱：橫濱市立大學，1975年；東京：不二出版社，1994年）。其後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民俗叢書又擇其中取材於《紅樓夢》之子弟書，編成《紅樓夢子弟書》（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7年影印出版。按：「弟子」二字誤倒）。

³⁷ 見《橫濱市立大學紀要》164號（1967年）。

³⁸ 見《橫濱市立大學紀要》中國文學第4號（1973年）。

³⁹ 路工編：《孟姜女萬里尋夫集》（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有《子弟書選》⁴⁰，收錄子弟書八十三種。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了多部說唱集。其中，《聊齋志異說唱集》收錄子弟書《俠女傳》、《蓮香》、《綠衣女》、《馬介甫》、《大力將軍》、《秋容》、《姚阿繡》、《嫦娥傳》、《鳳仙傳》、《鳳仙》、《胭脂傳》、《葛巾傳》、《顏如玉》與《陳雲棲》等十四種；《西廂記說唱集》收錄子弟書《紅娘寄柬》、《拷紅》、《雙美奇緣》、《西廂記》與《西廂記全本》等五種；《岳飛故事戲曲說唱集》收錄子弟書《調精忠》、《胡迪罵閻》、《謗閻》三種；《白蛇傳集》收錄子弟書《合鉢》（一回本）、《合鉢》（二回本）、《哭塔》、《祭塔》、《出塔》與《雷峰塔》等六種⁴¹。與此同時，胡文彬編選點校出版了《紅樓夢子弟書》⁴²，關德棟和周中明編選點校有《子弟書叢鈔》⁴³。

九十年代，郭精銳等編有《車王府曲本提要》⁴⁴，內含有二百八十餘種子弟書（含快書）提要。稍後，中山大學和首都圖書館分別將所藏車王府舊藏曲本加以整理，先後出版了四種文本：首都圖書館影印《清車王府藏曲本》⁴⁵、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整理《清車王府鈔藏曲本·子弟書集》⁴⁶、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整理《清蒙古車王府藏子弟書》⁴⁷和首都圖書館影印《清車王府藏曲本》⁴⁸，使得車王府舊藏子弟書的全貌展露於世，頗為嘉惠學人⁴⁹。其間，張壽崇先生主編了《子弟書珍本百種》⁵⁰一書，以補車王府舊藏之外的子弟書篇目。此書從北京圖書館、

⁴⁰ 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遼寧分會編：《子弟書選》（非公開出版物，1979年）。

⁴¹ 關德棟、李萬鵬編：《聊齋志異說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傅惜華編：《西廂記說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杜穎陶、俞芸編：《岳飛故事戲曲說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傅惜華編：《白蛇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⁴² 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年出版。

⁴³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

⁴⁴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⁴⁵ 線裝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⁴⁶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

⁴⁷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

⁴⁸ 縮印版，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出版。

⁴⁹ 關於前三種書的情況評介，可參看陳錦釗：〈論《清車王府鈔藏曲本·子弟書集》〉，《王夢鷗教授九秩壽慶論文集》，頁215-227；〈論《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陸出版有關子弟書的資料〉，《曲藝講壇》，1998年第4期。

⁵⁰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

傅惜華、杜穎陶等人的舊藏本和海外藏本中收錄了車王府未藏之子弟書遺珠一百種⁵¹。故宮博物院亦出版有《故宮珍本叢刊》⁵²，收錄故宮藏子弟書共九十二種⁵³。

此段時期子弟書的研究論著，主要集中在子弟書的源流和作者的考證。東北地區學者，較為集中探討子弟書的形成及來源問題；子弟書作家的研究，則集中於代表作家韓小窗、鶴侶氏的生平和作品上。代表性的論文，有高季安〈子弟書的源流〉⁵⁴、胡光平〈韓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察記〉⁵⁵、任光偉〈子弟書的產生及其在東北的發展〉⁵⁶和張政娘〈會文山房與韓小窗〉⁵⁷等。一九八四年，啟功發表長文〈創造性的新詩子弟書〉⁵⁸，對子弟書進行了詳盡的介紹。薛寶琨、鮑震培合著《中國說唱藝術史論》⁵⁹，亦闢專章討論子弟書。另外，天津學者劉古典有〈天津衛子弟書的聲腔介紹〉⁶⁰一文，披露早年從衛子弟書名家楊芝華處得到的子弟書曲譜三種。但其刊布的〈十八半詩篇〉、〈秋景黃花〉和〈八和詩篇〉三篇，觀其形制文詞，均不似子弟書，並未見於《中國俗曲總目稿》和《子弟書總目》之著錄。故子弟書音樂、聲腔之研究，仍有待資料的進一步發現。

此外，西方漢學家們也紛紛開始了對子弟書的研究。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系教授 Kate Stevens（石清照）女士曾以傅斯年圖館藏大鼓書和子弟書為題，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教授斯別施涅夫（亦譯司格林）博士有專著《中國俗文學》（1986），即研究中國曲藝藝術，並發表有〈快書體裁及其藝術特點〉和〈談談清代子弟書問題〉等論文。德國科隆大學滿學研究專家 Martin Gimm（馬丁·嵇穆）教授，撰有〈滿族文學述略〉一文論及子弟書，並有子弟書研究專文〈清朝滿漢雙語民間敘事詩探析〉。俄羅斯漢學家 Boris Riftin（李福清）編撰

⁵¹ 一百種中，《鵲橋密誓》一篇重出，即車王府舊藏子弟書之《長生殿》；《大瘦腰肢》一種疑非子弟書，學者多有辨明，參見前註；故實收子弟書共九十八種。

⁵²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⁵³ 九十二種中，末二種《門神灶君訴功》、《百花名》實非子弟書，故實收子弟書共九十種。

⁵⁴ 見《文學遺產》，1955 年增刊第 1 輯。

⁵⁵ 見《文學遺產》，1963 年增刊第 12 輯。

⁵⁶ 見《曲藝藝術論叢》，1981 年第 1 輯。

⁵⁷ 見《社會科學戰線》，1982 年第 2 期。

⁵⁸ 見《文史》第 23 輯。

⁵⁹ 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⁶⁰ 見《曲藝藝術論叢》，1982 年第 3 輯。

〈中國章回小說及俗文學書目補遺〉，收錄所見俄藏子弟書四種：《陰功報》、《長阪坡救主》、《樊金定罵城》和《姑嫂拌嘴》。其中《陰功報》一種，題《陰功報／貫串清音子弟書／新刻書段》，為《子弟書總目》所未收者，藏於聖彼德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⁶¹。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日，由天津社會科學院、北京燕山出版社、天津藝術研究院、中國北方曲藝學校、中國曲藝家協會天津分會和天津市圖書館聯合舉辦了「首屆全國寶卷子弟書研討會」，北方曲藝學校出版的《曲藝講壇》第四期編輯了「子弟書研究專輯」，收錄與會學者論文四篇：任光偉〈論子弟書作品的思想特性及其社會性〉、周中明〈論子弟書對《三國演義》的改編〉、陳笑暇〈子弟書衍傳與發展〉和陳錦釗〈論《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陸出版的有關子弟書的資料。

四

子弟書文本的陸續出版，促成了子弟書研究的迅速發展。近十年來，大陸湧現了多位子弟書研究的年輕學者，或繼承傳統，發掘新的研究材料、考證篇目文本及作家作品；或藉助西方理論，重新解讀、解構子弟書文本，從而開啟了子弟書研究的新階段。目前，大陸和臺灣已有六篇有關子弟書的學位論文。其中博士論文一篇：崔蘊華《子弟書研究》⁶²；碩士論文四篇：藤田香《論子弟書的再創作》⁶³；姚穎《論子弟書對小說《紅樓夢》的通俗化改編》⁶⁴；林均珈《《紅樓夢》子弟書研究》⁶⁵；賈靜波《《聊齋志異》子弟書研究》⁶⁶；學士論文一篇：徐亮《清中葉至民國北京地區俗曲研究》⁶⁷。

⁶¹ 詳可參見李福清：〈中國章回小說及俗文學書目補遺〉，《古典小說與傳說（李福清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384。按：此數種中國本土實有石印本傳世。

⁶² 北京師範大學2003年博士論文。

⁶³ 北京大學1995年碩士論文。

⁶⁴ 北京師範大學2003年碩士論文。

⁶⁵ 國立政治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

⁶⁶ 北京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

⁶⁷ 北京大學1997年學士論文。

其中，崔蘊華的博士論文經過修訂後，以《書齋與書坊之間——清代子弟書研究》為題出版⁶⁸。此書共分五章，第一章〈子弟書概述〉，著力理清有關子弟書研究的幾個關鍵問題：子弟書的名稱、淵源、體制和作者；第二章和第三章為〈子弟書文本研究〉，分別從子弟書的內容和敘事方式兩個方面闡釋子弟書的文本；第四章為〈子弟書藝術活動研究〉，分為演出場地、伴奏樂器、音樂曲調、演出的藝術功能、演出過程和票友與票房五小節，詳細考證、還原子弟書昔日的演出狀況；末章〈子弟書版本及流傳〉，分京、津、瀋三地，對各自的特色和刊印做了介紹。崔著在總結前人觀點之餘，時有新見。如子弟書的淵源說，將前人所述匯為四種，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尤其末章之天津子弟書的資料發現，係其首次拈出，於後來者研究衛子弟書的版本狀況極有幫助。然其訪問各藏館時，未及作全面普查，故資料訪求尚未完備。其書首次披露之資料，亦有待深入研究。

近十年來子弟書研究的學術論文，無論從研究的廣度還是深度上，較之以往有明顯的發展。陳錦釗先生曾對大陸整理出版的子弟書文本，以及整個子弟書的研究狀況，做出了回顧、總結和評介。除前引者外，尚有〈六十年來子弟書的整理與研究〉、〈論《清車王府鈔藏曲本·子弟書集》〉和〈子弟書的整理與研究世紀回顧〉⁶⁹等篇。此外，還撰有〈論現存取材相同且彼此關係密切的子弟書〉⁷⁰、〈現存清鈔本子弟書目錄研究〉⁷¹等論文。他將研究範圍從子弟書擴展到與之密切相關子弟快書和石派書，撰成論文〈石派書之取材及其特色——兼論石玉崑其人在說唱藝術方面之成就〉⁷²、〈談石玉崑與《龍圖公案》以及《三俠五義》的來源〉⁷³等多篇，又有專著《快書研究》⁷⁴一種。此書收錄快書三十六篇，是今人整理的第一本快書集，也是第一本系統研究快書的專著。但所錄快書，似未注意版本擇別，或係條件所限，故多以民國排印本為底本，而未取清鈔本，亦未加校勘，又改變清人快書原有分行排列为連排，略失舊貌。

⁶⁸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⁶⁹ 見《漢學研究通訊》第 22 卷第 2 期（2003 年 5 月）；《滿族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⁷⁰ 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0 卷第 2 期（2000 年 6 月）。

⁷¹ 收入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2003 年出版《2003 年兩岸說唱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⁷² 見《國立臺北商專學報》第 34 期（1990 年 6 月）。

⁷³ 見《書目季刊》第 27 卷第 4 期（1994 年 3 月）；《曲藝講壇》，1998 年第 5 期。

⁷⁴ 臺北明文書局 1982 年出版。

此階段子弟書的研究呈多面向發展趨勢，包括以下數方面：其一，作者及生平的考訂，如康保成〈子弟書作者鶴侶氏生平、家世考略〉⁷⁵，對奕賡生平有所補正；黃仕忠〈車王府抄藏子弟書作者考〉⁷⁶，對韓小窗、羅松窗等所撰子弟書，多有辯證；其二，子弟書新篇目的發現，如崔蘊華〈遺失的民族藝術精品——《賣油郎獨佔花魁》等子弟書的發現及其文學價值〉⁷⁷；其三，子弟書用韻考察，如張建坤〈從《五方母音》到子弟書韻母系統的演變〉⁷⁸和〈對子弟書中一些例外的分析〉⁷⁹；其四，對外交流的頻繁使得大陸學者有機會全面考察日本的子弟書收藏情況，如康保成〈「濱文庫」讀曲劄記（三則）〉⁸⁰和黃仕忠〈東洋文化研究所收藏之子弟書考察〉⁸¹。在國外漢學界，形制特殊的「滿漢兼」子弟書依然是學者們感興趣的問題。哈佛大學 Mark C. Elliott 教授的論文 “The *Eating Crabs* Youth Book”（〈《吃螃蟹》子弟書〉），即對《吃螃蟹》做出了精當的分析。

五

子弟書文本的收藏，主要集中於京津、臺北、日本等地。京津地區的主要藏館，有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北大所藏，主要為車王府舊藏曲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有鄭振鐸先生舊藏之書，以及大量的子弟書愛好者私鈔本及部分刻本、石印本；首都圖書館所藏，主要為吳曉鈴先生雙楮書屋舊藏本；中國藝術研究院則匯集傅惜華、程硯秋、梅蘭芳和杜穎陶等人的舊藏；天津圖書館所藏，以民國初年鈔本、改訂本為主；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有車王府舊藏曲本過錄本。臺北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為劉復先生蒐羅而得。此外，私人藏書中，馬彥祥、李嘯倉、阿英和關德棟等先生的珍藏亦不在少數。子弟書藏地的分散、版本的蕪雜，使得子弟書研究

⁷⁵ 見《文獻》，1999年第3期。

⁷⁶ 收入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車王府曲本研究》。

⁷⁷ 見《民族文學研究》，2002年第3期。

⁷⁸ 見《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

⁷⁹ 見《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

⁸⁰ 見《藝術百家》，1999年第1期。

⁸¹ 見《創價大學中國論集》，2002年第5號。

困難重重。

筆者自二〇〇〇年著手《子弟書全集》的編纂，同時展開《子弟書總目匯編》之資料蒐集工作，擬在對海內外諸家所藏之子弟書文本做全面普查的基礎上，詳加著錄，然後擇善本標點出版。筆者在對日本所藏子弟書做了訪查之後，又多次訪問京、津各地圖書館。僅北京地區而言，舉凡國圖、首圖、中國藝研院圖書館、民族圖書館、北大圖書館等主要藏館，李嘯倉個人舊藏等，均做了全面訪錄。京、津地區的其他高校與圖書館也都做了普查。二〇〇五年冬，筆者又赴臺研讀了傅斯年圖書館之所藏。關德棟先生的舊藏，筆者已經邀請其子關家錚教授加以編目並參與項目合作。至此，筆者對國內外各藏館子弟書的收藏情況已經基本掌握，可以說是目前為止，目驗校閱、蒐羅子弟書版本最為豐富者。

但山行百仞，尚欠一簣。尚須進行進一步查訪的工作，主要有兩大部分，一是阿英、馬彥祥之舊藏，歷經文革，因種種原因，今下落不明。馬彥祥所藏小說戲曲今已歸首都圖書館，但其舊藏子弟書，雖經多方查訪，包括問詢其後人，均未知所蹤⁸²。阿英之普通藏書今歸安徽蕪湖，但其曾撰文介紹的「金氏鈔本子弟書十六種」，內有數種孤本，則未知下落。今識於此，甚望知情者能夠提供線索。其二，東北地區作為後期子弟書流傳與創作的中心，尚有大量晚清「清音子弟書」刻本存世。東北各圖書館之目錄雖未加著錄⁸³，但據知情人披露，遼寧省館原藏有一批金永恩舊藏子弟書，係文革期間收繳圖書，八十年代後略予補償而未發還本人，惜今亦下落不明。此種情況，也意味著普查與尋訪工作如果不及時展開，劫後僅存的子弟書傳本，也可能從此消失。

筆者下一步的工作，將圍繞以下三個方面開展。

第一，子弟書文本的整理。子弟書的篇目，《中國俗曲總目稿》著錄三百七十餘種，《子弟書總目》著錄為四百四十餘種（含若干快書）。目前已出版刊布的影印文本和整理文本中的子弟書篇目，為四百餘種。據筆者調查估計，可考知子弟書篇目總數，當在六百種左右（含快書）。

《子弟書全集》之編纂，將每種子弟書選取三個版本，以作底本、校本與參校

⁸² 首都圖書館藏吳曉鈴舊藏書籍中，有吳先生所作書跋，嘗提及 1972 年獲散出之馬彥祥舊藏曲本，故疑馬氏藏書文革中即已散佚。

⁸³ 遼寧省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黑龍江省圖書館等合編有《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瀋陽：遼海出版社，2003 年），內未見有清音子弟書刻本著錄。

本。據筆者對現存子弟書版本的考察，車王府舊藏本鈔錄較早、鈔錄時間相近，較多保存原作者面貌；據以購入的書坊之底本，或原出百本張書坊，或後來為百本張所沿襲。故今除個別篇章外，凡有清車王府舊藏鈔本者，即取以為底本，而以百本張鈔本為主要校本⁸⁴，以他本作參校本。其中新增加的篇目部分，既有見於目錄著錄從未全文刊印者，如吳曉鈴先生舊藏之《三皇會》和《代數歎》，也有研究者新發現的篇目，如崔蘊華所發現的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賣油郎獨佔花魁》；更大一部分來是筆者在查訪資料中發現的稿本、鈔本，如上述《晴雪梅花錄》收錄之篇目，以及從石印本中發掘的篇目，數量達數十種。

目前筆者已經初步完成子弟書的標點工作；明代故事以前部分，已經校勘整理完成，交付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正在編校審稿之中；後半部分尚待殺青。馬彥祥舊藏的迷失，使近四十種子弟書成為有目無書者，將是此集編校時最大的遺憾。

第二，子弟書目錄的編撰。現代學者編撰之子弟書目錄，以《中國俗曲總目稿》（簡稱《總目稿》）和《子弟書總目》兩種成就最為突出。《總目稿》的來源主要是史語所收集的資料、車王府舊藏曲本、國立北平圖書館和故宮博物院的藏本。其目以篇目字數的多寡排列順序，並以阿拉伯數字標明首三字的筆劃；每題下標明曲種、版本及刊行處和頁碼；後又抄錄首二行⁸⁵，「以見內容之一斑」，此舉對於後來研究者辨別曲本類別甚有幫助。然而由於《總目稿》著錄曲本多達六千多種，各曲種題名相同者又不在少數，故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之處。凡例言「一曲而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之標題者，均互見編排」，然實際上大部分同書異名的情況並未互見著錄，如：《如玉》（頁 10）與《顏如玉》（頁 342）；《別姬》（頁 15）與《霸王別姬》（頁 663）等；著錄又間有錯漏，如頁一〇八題《火焰山》，實為《火雲洞》；亦有一書因分裝兩冊而誤作兩條著錄者，如《玉簪記》（頁 128）與《前玉簪》（頁 185）；《靈官廟》（頁 365）與《續靈官廟》（頁 665）。其標明為子弟書的篇目，是否為子弟書，或可再議；其未標為子弟書之曲目中，亦含多種子弟書篇目。

《子弟書總目》收錄的俗曲來源，除見於《總目稿》之公立各藏館之外，最為

⁸⁴ 據黃仕忠考察，車王府藏子弟書鈔本，實出億卷堂、早期百本張等書坊，其版本與百本張鈔本同源；有相關論文待刊。

⁸⁵ 子弟書多抄錄前四行半內容。

寶貴的是著錄了許多私人珍藏。尤其是馬彥祥所藏子弟書佚失之後，傅惜華先生的目錄，是瞭解這批資料的唯一途徑。其日以篇目第一字的筆劃多寡順序排列，每一篇目著錄可考之作者、篇幅、版本和藏地；同書異名者採用互見之法。惟傅氏未曾目驗中央研究院之原本，故有多種異名同書者，不知其實為同一篇目，著錄時間有錯誤；亦有沿用《總目稿》之誤者⁸⁶。

五十年來，子弟書的收藏和研究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隨著對臺灣和海外收藏情況的逐步瞭解及新篇目新材料的不斷發現，重新編撰子弟書全目實屬必要。筆者編撰之《子弟書總目匯編》，將收錄前日目錄之著述成果，加以細緻考訂，著錄力求詳備，以便於後來之研究者。《匯編》的每一種子弟書篇目之條目下，都將包含題名、回目、作者（凡作者可考的篇目，加以考訂，並注明依據）、各家目錄著錄情況、本事源流、同一故事在其他劇種和曲藝中的篇目、結構、用韻、版本、出版物收錄情況和別題等內容。所有篇目以故事發生之時代先後順序排列。

茲以商代故事《渭水河》為例：

渭水河 五回

作者：芸窗。結句云：「笑癡人芸窗把閒筆成段，留與詩人解悶題。」

著錄：《中國俗曲總目稿》頁 257；《子弟書總目》頁 120。

演周文王夜夢飛熊入帳，在渭水河邊得姜尚之事。本事見明許仲琳《封神演義》二十三、四回〈文王夜夢飛熊兆〉、〈渭水文王聘子牙〉。清宮廷大戲有《封神天榜》亦演此事。道光間《春臺班戲目》有同名劇本。

用韻：一回言前轍、二回中東轍、三回人臣轍、四回么條轍、五回一七轍。

頭回有詩篇。每回 88 句。

版本：①清百本剛鈔本，車王府舊藏，北大圖書館 812.08/5105/:121，前四回封底有「百本剛記」朱色木記；首圖過錄本，甲四 2303、首圖影印本 51 冊頁 123、北京整理本頁 921；中大過錄本，中大整理本頁 355。②鈔本，傅斯年圖書館藏，T31—387；《俗文學叢刊》384 冊頁 1。

別題一：飛熊夢

著錄：百本張《子弟書目錄》：「飛熊夢。五回。一吊八。」樂善堂《子弟

⁸⁶ 二種目錄之錯漏，詳可參見陳錦釗：〈六十年來子弟書的整理與研究〉，頁 312-320。

書目錄》：「飛熊夢。一吊五。」天津圖書館藏民初輯本《子弟書目錄》於〈列國子弟書目錄〉內著錄；《子弟書總目》頁 80。

版本：①百本張鈔本，傅惜華舊藏，藝研院曲 310.651/0.356；《子弟書叢鈔》頁 354 據同一版本收錄；又，吳曉鈴舊藏，首圖己 503。②鈔本，馬彥祥舊藏，今藏處未詳。

別題二：飛熊兆

著錄：《子弟書總目》頁 79。

版本：①百本張鈔本，傅惜華舊藏，藝研院曲 310.651/0.356；《子弟書選》頁 281 據以收錄。

附考：傅目未將「芸窗」視為作者留記，故謂「作者無考」。

如上所示，《渭水河》一篇，另有別題者二：〈飛熊夢〉和〈飛熊兆〉。各題下標明其名見諸目錄和版本存藏情況；於正題下詳細著錄作者、故事、用韻等。對於同名異書的子弟書，亦在末尾錄其曲文首兩行，以示區別。

與此同時，一些收藏較多的重要藏館，筆者仍將為之編制館藏子弟書目錄。目前正在編寫者有《傅斯年圖書館藏子弟書目錄》、《中國藝術研究院藏子弟書目錄》、《國家圖書館藏子弟書目錄》、《關德棟藏子弟書目錄》等。

第三，子弟書的專題研究。總結近一百年來子弟書的相關研究，研究主題主要涵蓋了以下幾大方面：子弟書篇目的考訂、子弟書作者的考證和子弟書藝術源流的探討。本世紀以來，在延續傳統研究的同時，海內外的學者已經對拓展子弟書研究的領域做了許多工作，崔蘊華《清代子弟書研究》一書第四章〈子弟書藝術活動研究〉，即詳細討論了前輩學者較少涉及和討論的子弟書演出場地、伴奏樂器、演出過程等問題。

筆者計畫圍繞子弟書研究中的幾大重要主題，展開一系列的深入研究。這幾個重要的主題為：

其一，來源名稱：子弟書的藝術淵源、興起時間、名稱由來等問題，學界向有爭議，筆者將通過新發現的材料，提出新的解釋。如現存最早版本乾隆二十一年文萃堂刻本《莊氏降香》，其封面所刻書名之右側附刻「新編全段」，正文作「莊氏降香段兒」，這表明子弟書是從長篇鼓詞中分化出來，主要以短段形式出現。其最早並不叫子弟書，而叫「段兒」。「子弟書」之名是這一形式相對成熟之後的稱呼。又如「子弟」一詞，今人多以「八旗子弟」視之，其實此詞原與票友之子弟概

念有關；而八旗中之「子弟」，原指一個特定的群體。凡此等等，均有待於解決。

其二，作者考證：子弟書大多不標作者姓氏，只是在卷首詩篇或卷末句內隱寓作者名號。筆者新發現的一批署名子弟書和作者稿本，將解決一些篇目的作者問題；某些新發現的作者的生平情況，將通過進一步尋訪文獻，進行考證。

其三，版本源流：子弟書存在不同時期、不同書坊的鈔本、刻本、石印本，並且由於版本的異同造成作者歸屬之爭。從不同時期版本的差異，可以看到子弟書在演出、流傳過程中變化，為研究子弟書發展史提供一個重要視角。某些題材子弟書作品版本流傳相對較為複雜，例如昭君故事題材，鄭振鐸所選《昭君出塞》，其實只是一個刪節改編本，現存多種《出塞》，相互關係甚為複雜。西廂故事之子弟書中，《西廂記全本》十五回，無論情節、文詞，均遵照王實甫《西廂記》雜劇原本；而《全西廂》七回則對原故事情節作了很大的改動，文字較十五回本流於淺俗，顯係後出。《拷紅》為《西廂》中最为著名的一折，現存共有五種子弟書演繹其事⁸⁷，其中亦存在文詞傳承。又如白蛇傳故事，傳世子弟書本子甚多，其中八回本《雷峰塔》實出於三卷刻本《雷峰塔》，將原本白蛇獸性一面刪除後，其形象更令人同情；《入塔》、《出塔》各篇之間，關係亦頗為錯綜。又如二十八回《全掃秦》實出於三十回本《天閣樓》，前者為母本，而傳演較少，僅見一種孤本鈔本；後者實為刪改本，而傳本較多，演出較廣。此類文本的演化，體現了審美觀念的變遷。

其四，體制研究：子弟書的「回」和「落」的概念向來混淆不清。子弟書原鈔本的鈔寫方式體現出子弟書的每一回、落所含句數基本是固定的。通常一回為八十句，卷首有詩篇時則為八十四或八十八句。在鈔錄時每隔數句有一「L」符號，今人出版的排印本均略去。這個符號與子弟書的體制、音樂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而快書與硬書的分「落」方式，又與一般子弟書有所不同。如硬書多以一回為一「落」，故硬書之「硬」，當與音樂表現有關。又，子弟快書原是從子弟書中分化出來的，而這一分化過程，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如《徐母訓子》今通常歸作子弟書，而其體式與一般子弟書不同，各句特別長，而中間又多包含四字短句；且與別題「快書」之《徐母訓子》（今存百本張鈔本）文字並無多少出入，故此篇疑原即

⁸⁷ 演繹「拷紅」一折之子弟書有《拷紅》二回鈔本、四回鈔本、五回鈔本、不分回刻本和《雙美奇緣》程記書坊刻本五種。

為快書，而且是快書與子弟書分界尚不是很明確時期的產物。子弟書中常有單句遠遠超過十四字的現象，以致僅用對句小字雙行難以排列於一行之內，這其實是與用快書的連珠調句式有關，如《雷峰塔》水淹金山寺一段即是如此。究竟是子弟書中的這種連珠調句式獨立演化而成為子弟快書，還是快書的這類表現片段又為子弟書移用，此類問題，均有待探討。再如現存清末民初石印本有一批標稱「子弟書詞」的作品，《俗文學叢刊》於子弟書類之末亦有收錄，然而其體制與子弟書實不符合。故究竟為「子弟書」之「詞」，抑「子弟」之「書詞」，尚須加以研究。又清末北京刻本有一種版本封面標「如意快書」，而據其正文體式，並非快書。再如某些岔曲、馬頭調內間有標為「硬書」之句，而硬書與一般子弟書究竟有何區別，其與他種技藝之關係若何，其演唱特點如何，均有待研究。

其五，題材研究：子弟書題材來源可分為兩類，其一改編自小說、戲曲故事，其二為根據現實生活的自創作品。對於改編自傳統小說和戲曲的子弟書篇目，陳錦釗先生做了初步的探索。但是，在我國文學傳統中，由於同一故事題材在不同藝術形式，甚至同一藝術形式中屢次創作，故子弟書故事題材的直接源頭尚須仔細考量。還可根據文本、版本等情況，對根據同一題材創作的不同篇目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例如三國故事子弟書，其遠源固然是《三國演義》，但子弟書作者所據卻可能是崑曲摺子戲、高腔或皮黃。又如有關羅成的子弟書，既有據《隋唐演義》改編者，又有據《說唐演義》改編者，還有根據高腔《淤泥河》改編者。同樣來自戲曲劇本，有些直接從崑曲來，有些則從高腔來，有些可能從皮黃來，凡此等等，尚須作深入考訂。

其六，藝術研究：關於子弟書之源，學界雖存爭議，但其體制上承我國詩讚系說唱文學，並無異議。子弟書的體制雖與彈詞、鼓詞一脈相承，在故事題材、敘事手法等方面，卻有自己獨特之處。子弟書之故事題材，多來源於廣為人知的戲曲、小說情節，它對現有故事的改編再創作，值得通過文本細讀、對比詳加探討。子弟書文本多從戲曲、小說故事中摘取最為精彩一段細細鋪陳，擅長在原作基礎上詳細描述景物、人物心理等細節，均不乏可圈可點之處。此種藝術特點是否與清代折子戲的盛行有關，可做深入研究。子弟書文本講述故事，均為敘事體，創作者和表演者均以戲外人、第三者的角度來描寫、演唱故事，其在將戲曲、小說中代言體轉變為敘事體時，敘事角度的轉變，亦可窺見我國敘事文學採用的敘事方法之變化，可加以關注。

其七，流傳研究：子弟書在北京興起、興盛，其後輻射、流傳至附近的其他地區。子弟書流傳至東北而為「清音子弟書」、至天津而為「衛子弟書」，各地區的版本、文本和演出情況都具有較大的差異，通過各地子弟書的差異，可深入探討子弟書的流傳演變問題。如東北的清音子弟書，目前所見，主要以刻本與石印本形式傳世，北京地區鈔本流傳時標有明顯的分落符號，至此已經刊落，其形式與大鼓已經十分接近，它與鼓書的分界究竟何在，尚須討論。另一方面，《憶真妃》等名篇被不斷步韻再創作或模仿，出現了《韓信封侯》、《袁世凱憶帝非》等作品，此類現象，近於填詞方式，表明作為一種文體的子弟書，也仍有許多問題需要作深入研究。

子弟書的流播，還有一個從俗到雅、從旗人家庭或聚會演唱，到為王公貴人喜愛、然後進入宮廷的過程，表明這一形式日漸得到認可。例如從車王府收錄達三百種子弟書的情況看，大約在道光以後，子弟書便已經進入蒙古王府。如《張格爾造反》所述係道光七年之實事，而此篇已見於車王府所藏。又故宮所藏子弟書今存鈔本八十餘種，其版本實出於二源，一是前期百本張鈔本。這批曲本均標「某某子弟書」，部分鈐有「百本張」或「百本張別還價」、「住西直門大街高井胡同張姓行二」印記，但未見「自乾隆年間……」之印，可知當為前期百本張鈔本。另一部分雖無印記，但書簽所題，與百本張鈔本同出一手。題簽僅標書名，未綴「子弟書」三字，各本題簽均出一人手跡。蒙古車王府鈔本中偶見有「億卷堂」、「百本剛」等印記，購求時似要求甚嚴，凡明顯有印記者均須水洗去之，僅因多回本合訂成紮，而間有部分保留。而故宮所藏，則不甚講究。疑子弟書進入宮廷，當在光緒初年。又從車王府、故宮藏本的題簽、鈔錄情況看，兩者之所藏，並非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段中逐漸積累而成，而是成批購買。故宮所藏子弟書，即係兩批購入。他日若有機會細查故宮之紀錄，或可考見其具體時間。車王府鈔本，其題簽有標「一回」與「壹回」者，顯屬兩批，第三類筆跡亦略有異。故疑為分作三批或四批購入。從此種現象看，必是子弟書影響漸著之後，王府亦感興趣，遂從書坊成批購入。既明此種流播過程，則以往學者或謂車王府所藏曲本係「稿本」云云者，實為無稽。

其八，影響研究：子弟書與其他多種曲藝形式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繫。從文本角度來說，子弟書多為北方地區的鼓詞所吸收與移用，被刪節改為短段鼓詞。子弟書多是切取長篇故事的某一片段，撰作一個「段兒」，並多作靜態的描繪或刻畫，因而又與短段鼓詞快速推進情節、易於上口的表現有著明顯的不同，遂有雅俗之別。

子弟書同題材、同名作品有岔曲、牌子曲、馬頭調等；從藝術形式來說，快書、石派書都深受子弟書的影響。考察子弟書對後世戲曲和曲藝的影響，比較這些藝術之間的異同，既可以全面瞭解子弟書的流變情況，亦可以對各種曲藝形式的特點做出明晰的辨別。

其九，語言研究：子弟書為滿漢兩族文化交流的產物，其遣詞用語極富特色。尤其是「滿漢兼」子弟書，混合滿文及漢文寫成，對清朝滿漢語言的融合情況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一般子弟書作品中，也常夾雜有滿語；子弟書某些鈔本則旁注字音。凡此等等，對於瞭解當時北京語音，滿語與漢語的融合，均有重要意義。

其十，風俗研究：子弟書取材於當代生活的作品，細微、如實地描述了旗人入關後的生活狀態，是研究滿族史和清代社會的絕好材料。如《鴛鴦扣》子弟書全面描寫了從議婚、訂婚到結婚、洞房、拜姑等整個過程，對瞭解當時北京地區滿族婚娶習俗，有重要價值。又如天津圖書館藏孤本《子弟圖》，不僅是對落魄的子弟行徑的描述，也是一篇子弟們表演子弟書情況的變遷史。

其十一，收藏與著錄研究：前舉民國初年雲深處主人、金臺三畏氏、天津蕭文澄等對子弟書的關注、匯集、編目、批評，均值得作專門的討論。天津某氏於民國初年匯集大批子弟書並編撰《子弟書目錄》，這批資料據筆者考察，並未全部散佚，傅惜華《子弟書總目》著錄馬彥祥舊藏之「民初鈔本」、「舊鈔本」，多與其相同，而馬氏舊藏之孤本，大多僅見於某氏之目。可知其中一部分後嘗經馬彥祥收藏。惟今與馬氏所藏其他子弟書一同迷失。又如綠棠吟館主人所藏之子弟書，亦有為他人所轉錄者，偶見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鈔本有附記說明。故子弟書雖在民國初年已經消亡，而有識之士編選鈔藏之事方興。惜因戰亂頻仍，而仍不免於散佚，但考察此種收藏過程，也仍有其價值存焉。此外，筆者將對子弟書各藏館及私人的收藏情況，其來源、特色和篇目，將做出詳細的著錄和考訂；對前人著錄存在的問題，加以檢討。

筆者計畫選編《子弟書研究論文集》一冊，選錄前輩學者和當代學人有關子弟書研究的重要論文。另合撰《子弟書研究》一書，作為本計畫的最終成果。

結 語

一六四四年，八旗鐵騎揚起的風塵席捲北京城，從而掀開了中國歷史上外族統

治的又一時代。雖然，入主紫禁城之後，清朝歷代的君主們為了保留關外遊牧民族重武的傳統，抵制漢族文化的滲透，設置外城、內城之別，以期隔絕滿漢人的交流。然而，歷史的規律又一次得到證明：落後的民族雖往往能以武力征服中原，但其後必然被先進的文化所同化。入關之後，漢文化的影響無所不在，旗人逐漸捨棄本族傳統，習漢語，讀經史，興文教，風俗習慣逐漸漢化。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子弟書應運而生。雖然，它因為創作者和演唱者的身分多為旗人，從而被學界界定為「滿族文學」，不可否認的是，追溯子弟書的創制源頭，自明代以來，北京城盛行的戲曲和小曲，對子弟書的出現具有決定性的啟發作用。子弟書以七字一句為基本句式，兩句一韻，顯然是承繼了自唐代以來中國說唱文學詩讚系的特點，然而它一句不拘七字，可任意增加襯字的特點，又是對傳統說唱文學敘事方式的一大拓展與推進。子弟書的題材來源，主要為中國傳統的小說和戲曲故事，它的曲文，是了解小說、戲劇文學接受史的重要參照。而以旗人生活為主題的作品，以及旗人們熟練使用北京方言寫作、演唱、聆聽子弟書和其他曲藝的現象，又是探尋北京城內旗人生活狀態和思想觀念的絕佳素材。

作為滿族入關之後萌生的一種曲藝藝術，子弟書既保存有滿族文學藝術的特色，又反映了滿漢兩族在文化藝術的交流；作為從八旗貴族流傳到民間的一種表演藝術，它既有文人雅士所津津樂道的優美詞句，又有平民百姓所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關於子弟書的藝術成就，傅惜華先生曾如是說：「子弟書之價值，不在其歌曲音節，而在其文章。詞句雖有時近於俚淺，婦孺易曉，然其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出其口，極其真善美之致。其境界之妙，恐元曲而外無能與倫也。」⁸⁸ 子弟書的演唱如今已是難以追尋⁸⁹，然而閱讀它的文詞，仍然讓人有詞藻警人，餘香滿口之感。因此，前輩學人往往從文本入手，高度讚揚它的文學價值。然而，即使跳出文學範疇，無論從民俗學、民族學、語言學、社會學等角度來說，進一步拓展子弟書的研究，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⁸⁸ 傅惜華：《曲藝叢談》，頁98。

⁸⁹ 據哈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Loretta Kim 女士告知，今生活在內蒙地區的滿族分支依然保留有演唱子弟書的傳統，或許可以成為日後子弟書研究的重要線索。